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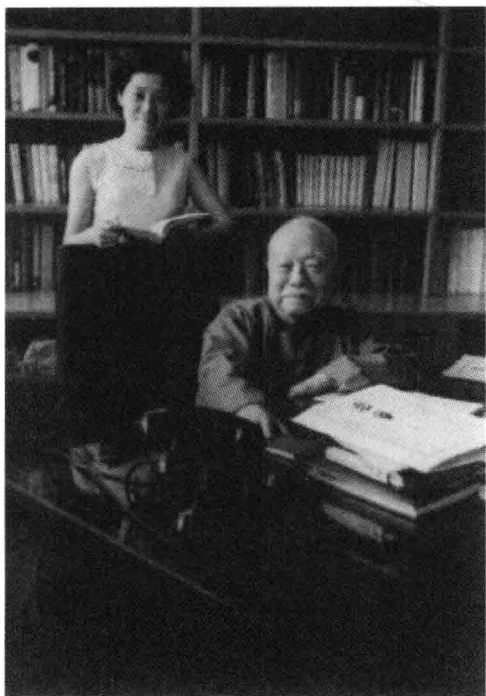
王云五全集

9

中国历代教学思想综合研究

下

九州出版社



王云五先生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办公室。

与吾人乃如入其家一室
可耳其即乃一但化年
乃如入能坐之林么而亦
与乃一但化年乃一亦
与亦其者黑是乃乃子
与受者乃 乃子

第六章 教育科目

Ⅰ 细目表

Ⅱ 资料与评语

Ⅲ 结论

I 细目表

1. 文章 白居易
2. 文法 胡适
3. 文艺 程明道
4. 文与武 范仲淹
5. 音乐教育 范仲淹 欧阳修 吕祖谦
6. 衣食 李颀
7. 六艺 赵葵
8. 语言 孟子
9. 诗 朱熹
10. 诗礼 王通
11. 读经 王安石 蔡元培 胡适
12. 一般课程 贾谊 徐干 朱熹
13. 三民主义 国父
14. 五经 扬雄
15. 五经六艺 陆贾
16. 五教 荀悦
17. 武德教育 公孙鞅
18. 武学 范仲淹

19. 职业教育 孔子 同上
20. 职业生活教育 国父
21. 子书 白居易
22. 政治教育 国父 同上 同上
23. 经子 葛洪
24. 乐 朱熹
25. 乐舞 荀卿
26. 外国语文 著者
27. 生产教育 国父
28. 律令 扬雄
29. 自然教育 韩非
30. 作文 朱熹
31. 家庭生活 国父
32. 实用教育 韩非
33. 实学与文章 范仲淹
34. 法政教育 国父
35. 法律教育 公孙鞅
36. 礼 朱熹 王守仁
37. 礼制 王通 同上
38. 礼乐 白居易 朱熹
39. 军事教育 国父
40. 军事训练 国父
41. 游艺 王通
42. 大学 朱熹
43. 大学之教 刘宗周 顾炎武
44. 女教 陈宏谋
45. 古书 葛洪
46. 古学 王充
47. 古今之学 王充

48. 艺术 陆九渊
49. 声乐 荀卿
50. 中学的科学教育 著者
51. 书法 欧阳修
52. 书札文字 程颢
53. 书本教育 韩非
54. 农工商学 张之洞
55. 国文与外国文 蔡元培
56. 四经 王通
57. 四书 吴澄
58. 战术 叶适
59. 战守之术 苏轼
60. 体育 国父 同上
61. 反文教 公孙鞅
62. 反音乐 墨子
63. 闻韶 孔子
64. 学诗 孔子
65. 学与礼 白居易
66. 医学 范仲淹
67. 兵学 张之洞
68. 矿学 张之洞
69. 精神教育 国父

II 资料与评语

1. 文章

（白居易长庆集卷四十八文章）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记曰：文王以文理，则文之用大矣哉！自三代以还，斯文不振；故天以将丧之弊授于国家，国家以文德应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选贤，以文学取士；二百余载，焕乎文章，故士无贤不肖，率注意于文矣。然臣闻大成不能无小弊，大美不能无小疵；是以凡今秉笔之徒，率尔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咏诗赋碑碣赞咏之制，往往有虚美者矣，有愧辞者矣。若行于时，则诬善恶而惑当代；若传于后，则混真伪而疑将来。臣伏思之，恐非先王文理化成之教也。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恶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罄矣；虽雕章铸句，将焉用之？

本文言文以载道，自古已然；因而国家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选贤，以文学取士，由来久矣。然今之为文者，“褒贬之文无核实，

则惩劝之道缺；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罄；虽雕章铸句，将焉用之。”乐天之意，盖主张为文必须严正，并须言之有物，否则文章之意义丧失殆尽矣。

2. 文法

（胡适留学日记十三作文不讲文法之害——五年四月十九日）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朱注引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于未言之前。而后从之者，言之于既行之后。”邢昺疏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以行从之。言行相副，是君子也。”

此两说皆未能满意。盖原文本不明白。“其言”，是谁之言？“之”，又指何物？指“言”耶？抑指“行”耶？“从”字又无主词。谁从之耶？依周说，则“言”从之也。依邢说，则“行”从之也。

此章可得以下诸说：

（1）[君子]先行其言，而后[言]之。

此例甚多，不可胜举。更举一二：

(1) “学而时习之。”“之”字何指？

(2)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之”字又何指？

(3) “父母唯其疾之忧。”“其疾”是谁的病？

(4)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违的甚么？

昨日有名 W. D. Gates 者演说，引“先行其言”一节，以示孔子与近世“致用主义”相同。

其所引，盖 Marshman 所译。余以此章本无定论，未足为据。偶有所感，连类记此。

文言文侧重简略，往往略去主格或目的格，或竟以一未定之代名词代表目的格，使人产生一种不确定的印象。适之所举数例，皆可证明文言文之不合文法，远不如白话文之意旨确定，凡文法上各要件皆未予省略也。

3. 文艺

(程颢明道学案)世有以读书为文为艺者，曰：为文谓之艺，犹之可也；读书谓之艺，则求诸书者浅矣。

文艺属于词章，耽于词章者，不免有妨实学。世有以读书为文为艺，殊属不当；以作文为艺，尚可，若并以读书为艺，则所求于书者浅矣。

4. 文与武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七奏上时务书)文经之，武纬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诸侯暴武之时，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

之；此圣人救之文也。及夹谷之会，孔子则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请设左右司马；此圣人济之武也。文武之道，相济而行，不可斯须而去焉。唐明皇之时，太平日久，人不知几，国不虑危；大寇犯关，势如瓦解；此失武之备也。经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又曰：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圣人当福而知祸，立治而防乱。故善安身者，在康宁之时，不谓终无疾病。于是有节宣方药之备焉。善安国者，当太平之时，不谓终无危乱，于是有教化经略之备焉。我国家文经武纬，天下大定。

希文文武并重之说，屡见不一，一矫古昔重文轻武之弊。其对于教育，自亦文武并重。此就分科教育之原则，更进而为文武分科，同等重视。然而本文虽言之谆谆，朝廷却狃于习惯，未能积极措施，浸成荏弱之风，一败于金人，再亡于元人，致启异族统治中国之端，殊可惜也。

5. 音乐教育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九与唐处士书）盖闻圣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秦作之后，礼乐失驭。于嗟夫！琴散久矣。后之传者，妙指美声，巧以相尚；丧其大，矜其细，人以艺观焉。皇宋文明之运，宜建大雅。东官故谕德崔公，其人也。得琴之道，志于斯，乐于斯，垂五十年。清静平和，性与琴会。著琴笈，而自然之义在矣。某尝游于门下，一日请曰：琴何为是？公曰：清厉而静，和润而远。某拜而退，思而释曰：清厉而弗静，其失也躁；和润而弗远，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后君子，其中和之道欤？一日又请曰：今之能琴，谁可与先生和者？曰：唐处士可矣。某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将师其一二。屡远仕千里，未获所存；今复选于上京，崔公既没，琴不在于君乎？君将怜其意，授之一二；使得操尧舜之音，游羲黄之域，其赐也岂不大

哉？又先王之琴，传而无穷；上圣之风，存乎盛时。其旨也，岂不远矣？

本文极言琴之美妙，为用之大而广。琴为乐器之一，是则音乐之影响于人者大矣。古代之六艺教育，乐居第二；降及今日，基本教育，亦有音乐一科。是则古今中外，在教育上同一重视音乐也，明矣。

又如：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崇文总目叙释乐类）三代礼乐，自周之末，其失已多；又经秦世灭学之暴。然书及论语孝经得藏孔氏之家；易以卜筮不禁，而诗本讽诵，不专在于竹帛，人得口以传之。故独礼之于六经，其亡最甚。而乐又有声器，尤易为坏失。及汉兴，考求典籍，而乐最缺绝，学者不能自立。遂并其说于礼家书为五经，流别为六艺。夫乐所以达天地之和，而飭化万物；要之感格人神，象见功德。记曰：五帝殊时，不相沿乐。所以王者有因时制作之盛，何必区区求古遗缺？至于律吕钟石，圣人之法，虽更万世，可以考也。自汉以来，乐之沿革惟见史官之志，其书不备。隋唐所录，今著其存者云。

“乐所以达天地之和，而飭化万物；要之感格人神，象见功德”，足见其对于感化之功用。因之谈教育者，不能舍乐。我国古代之六艺教育，乐居其第二位。永叔于乐甚为重视，除叙释其沿革外，于其感化作用特予强调。

又如：

（吕祖谦东莱学案周礼说）大司乐掌成均之法。自舜命夔教育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政，无不由乐始；盖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动荡鼓舞，优游浹洽，使自得之。

此言音乐教育之重要，盖以其陶冶之功，人人最深之故。自尧命夔以乐教胥子，则可推知五帝三王之政无不由乐开始也。

6. 衣食

（李颀二曲学案）民有恒产，然后可望其有恒心。故明君将欲兴学校以教民，必先有以制民之产。所以然者，衣食足，然后可望知礼义也。后世言治者，动曰兴学校，却全不讲为民制恒产；不知恒产不制，而责民以恒心，是犹役饿夫负重，驱羸马致远，勉强一时，究之半途而废耳。

本段强调衣食足然后可望知礼义。仅知兴学校，而不讲为民制恒产，则人民既乏恒心，自难望兴学有成。圣人设教，必近人情；人民以食为天，苟衣食不足，奚能盼其力学。中孚提倡儒学，一本圣人近人情之旨，而不愿空言道德学问；盖一般人必待衣食足，始能为善也。

7. 六艺

（赵蕤长短经正论第十六）孔子曰：六艺于理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导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故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也。

△贼，谓相害也。

此处所谓六艺，非指礼乐射御书数，却指六经，即：礼经，乐经，书经，诗经，易经与春秋经。此种六艺之教的结果，即礼教为恭俭庄敬；乐教为广博易良；书教为疏通知远；诗教为温柔敦厚；易教为洁静精微；春秋教为属辞比事；凡此，所以影响于人之德性者，至深且巨。

8. 语言

（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诸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咻，谓喧扰也。

本章主旨借学习语言，以喻所亲近之人。谓楚人欲使其子学齐语，当然聘一齐人为其傅，然只有一位齐人教他，却有无数楚人喧扰他，纵然天天迫他说齐语，却不可能；但如把其子安置在齐国都城繁盛的地方，住上几年，以后纵然迫他说楚语，也不可能了。孟子在本章中固以学习语言为喻，然专就学习语言而论，他的方法是正当的，因为学习语言，尤其是幼童，环境的效用，远在一位教师之上。盖一位教师教以外国语，不如无数亲友强其说本国语，往往使所学之外国语没有习用之机会，很难因习惯而成自然也。

9. 诗

（朱熹语类卷四十三论语廿五诵诗三百章）亚夫问诵诗三百，何以见其必达于政？曰：其中所载可见如小夫贱隶，闾巷之间，至鄙陋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闻见者，其情状皆可因此而知之，而

圣人所以修法于己，施于事业者，莫不悉备于其间。

诗有关于人民风俗。多诵诗，则可藉以了解小夫贱隶以至鄙陋之事；此皆为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闻见者，因诵诗而知民俗，知民俗则知所以为政也。

10. 诗礼

（王通立命篇）或曰：然则诗礼何为而先也？（姚）义曰：夫教之以诗，则出辞气斯远暴慢矣；约之以礼，则动容貌斯立威严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辩其德，志定则发之以春秋，于是乎断而能变；德全则导之以乐，于是乎和而知节；可从事则达之以书，于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则申之以易，于是乎可以尽性。若骤而语春秋，则荡志轻义；骤而语乐，则喧德败度；骤而语书，则狎法；骤而语易，则玩神。是以圣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

此言诗礼所以先教，即占教材之先着，系因教之以诗，则出辞气斯远暴慢；约之以礼，则动容貌斯立威严；前者使人出言温和，不至暴躁；后者使人容貌端肃，表现威仪，均为立身处世之初步。至于春秋等四经，当为较后一步之教材。

11. 读经

（王安石答曾子固书）久以疾病不为问，岂胜乡往？前书疑子固于读经有所不暇，故语及之。连得书，疑某所谓经者佛经也，而教之以佛经之乱俗。某但言读经，则何以别于中国圣人之经？子固读吾书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于读经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

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扬雄虽为不好非圣人之书，然于墨、晏、邹、庄、申、韩，亦何所不读？彼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视吾所知，为尚可以异学乱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为如何？

本文论为学当读圣人之经籍，而非佛经；惟读经不能专限于经书，必须旁涉诸子百家，相与比较，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也。

又如：

（蔡元培读经问题的意见）读经问题，是现在有些人主张：自小学起，凡学生都应在十三经中选出一部以上作为读本的问题。为大学国文系的学生讲一点诗经，为史学系的学生讲一点书经与春秋，为哲学系的学生讲一点论语、孟子、易传与礼记，是可以赞成的。为中学生选几篇经传的文章，编入文言文读本，也是可以赞成的。若要小学生也读一点经，我觉得不妥当，认为无益有损。

在主张读经的人，一定认为经中有很好的格言，可以终身应用，所以要熟读他。但是有用的格言，我们可以用别种方法发挥他，不一定要用原文。例如论语说恕字，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说是“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我亦欲无加诸人”。在礼记中庸篇说是“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在大学篇说是“絜矩之道：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在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又说：“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这当然都是颠扑不破的格言。但太抽象了，儿童不容易领会。我们若用“并坐不横肱”等具体事件，或用“狐以盘饷鹤，鹤以瓶饷狐”等寓言证明这